

新选新注唐宋八大家书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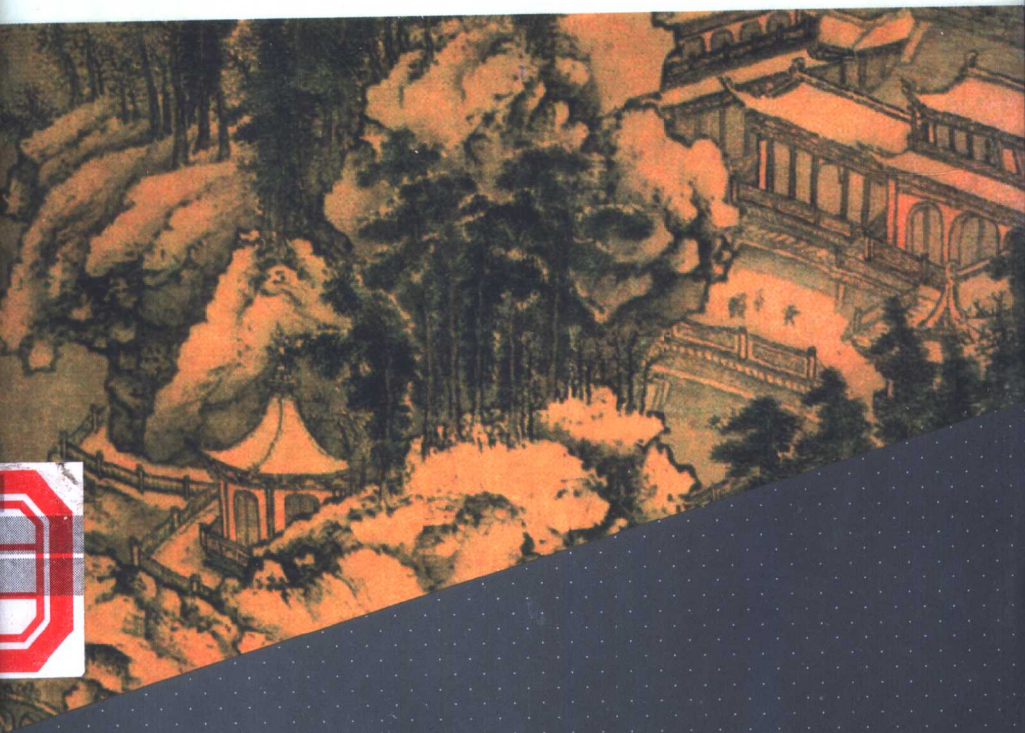
主编：王运熙 选注：祝鼎民 夏汉宁

曾巩卷

中国工人出版社

新选新注

唐宋八大家书系



新选新注·唐宋八大家书系

曾 巩 卷

祝鼎民 夏汉宁 选注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选新注·唐宋八大家书系 曾巩卷/祝鼎民 夏汉宁选注.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 1997. 6
ISBN 7-5008-1916-1

I. 新… II. 祝…夏… III. 古典散文-作品集-中国-宋代
IV. I 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07438 号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北京鼓楼外大街)
印 刷: 北京兴泉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版 次: 1997 年 6 月第 1 版
199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160 千字
印 张: 8.625
印 数: 1~5060 册
定 价: 13.30 元

总 序

王运熙

在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历史上，唐宋散文，特别是以韩柳欧苏为代表的八大家散文，无可辩驳地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他们承秦汉古文的朴素自然而济以条畅，弃六朝骈体之繁褥雕琢而有所酌取，形成一种很适合于表情达意的新文体，这种文体长期为后世所颂扬，并被视为散文创作的典范。

最先将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等八人合在一起，并予以大力推崇的是明初人朱右。他以八人文备三才之道，适万汇之宜，彰善制恶，褒是去非，可以为后世法式，故汇编其作，成《八先生文集》。嘉靖、隆庆年间，唐顺之竭力推崇唐宋散文，选先秦至宋文章为《文编》，于这一时期也标举韩柳欧苏等八家，并用以与李梦阳、何景明等秦汉古文派抗衡。稍后有茅坤服膺唐氏之论，遂专取韩柳等人文编成一集，径题为《唐宋八大家文钞》。由于唐顺之等唐宋派的提倡，《文钞》选录也较得当，其评语足为初学门径，流传颇广，“八大家”或“唐宋八大家”之名由此广泛传扬，他们的文章也因此家弦户诵，成为人们学习模仿的对象。

中国的散文，在先秦西汉时期，语言一般朴素自然。至东汉，

崇尚骈偶的骈文抬头。此后魏晋南北朝隋代，骈文日趋发展昌盛，除重骈偶外，还讲求辞藻、声律、用典等语言美。在这段时期内，骈文在文坛占据了主导地位。此间骈文也产生过不少长于抒情写景、语言美丽的佳作，但因过分重视形式，束缚过大，影响了散文抒情达意的功能。当时虽有少数人起来批评和反对骈文，但均未奏效。至唐代，社会上流行的文体仍为骈文。唐代前中期，出现了若干反对骈文、提倡古文的散文家，如陈子昂、萧颖士、李华、独孤及、梁肃、元结等，但因才力不足，认识上也有偏差，因而成就均不很突出。直到韩愈、柳宗元出来，才从根本上动摇了骈文的统治地位。

韩愈少从伯兄韩会游，为梁肃及萧颖士子荐所赏识，与李华从子李观结为至友。前辈的创作实践和理论主张，无疑对他产生过影响。在此后长达数十年的文学实践中，他用很大力气来提倡古文。基于正在走向上升的庶族知识分子特有的道德热情、社会理想和政治视野，他明确提出修辞明道的主张，认为作文正需师古，词必己出。词不管难易，唯求其是。文章必须是内在志气充沛的表现，所谓气盛而言宜。与此相联系，他还认为大凡不得其平而鸣的作品，尤有真实情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送孟东野序》），提出“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荆潭唱和诗序》）之说。由于他行文能自树立，不但立意深刻，议论精到，且能兼采先秦汉代各家之长，自铸新词，风格浑灏宏肆而不失多样化，因而在散文创作上获得巨大成就。韩愈广事交游和招收弟子，传授古文，当时跟他写作古文的士子颇多，古文创作在当时形成一种相当大的潮流。

在此期间，柳宗元的功绩也十分巨大。与韩愈一样，柳宗元也重视文章的明道作用，提倡古文，反对骈文。基于进步的哲学

观、社会观，他还提出辅时及物为道之说。他重视作家的修养，重视认真揣摩和学习古人文章，于儒家经书和西汉古文外，兼取诸子散文和《楚辞》，主张“有乎内而饰乎外”（《送豆卢膺秀才南游序》），临文以敬，旁推交通，使他的散文别具一种隽永的魅力。如果说韩文气势宏肆，不可控驭，他则峻洁幽深，滋味醇厚。又由于他与韩愈一样，也与一时古文家如刘禹锡、吕温、韩晔、吴武陵等人相往还，他虽谦称才能勇气不如韩愈，故不为人师，实际上还是努力奖掖后进，当时后学之士追随他学习的颇多，经他指点，为文都有法度。所以，他之成为古文运动的又一领袖是十分自然的。他与韩愈虽在政治主张等诸方面不尽相同，但在为人、为学上彼此钦敬，各自对对方的古文成就有很高的评价。由于领袖人物卓有成效的创作实践和明确的理论主张，有一批追随者积极响应，一场以儒学为旗帜，以复古为号召，以文体改革为中心，同时在深层意识中有维护唐王朝统治为目的的古文运动，遂演成相当巨大的声势，韩、柳两家散文也由此被人奉为古文的典范。

中晚唐时代，在韩愈影响下，出现了李翱、皇甫湜、孙樵等古文家。但他们的成就均不及韩柳，有的更是一味求奇，使文风陷入晦涩而缺乏号召力。晚唐五代以迄宋初，仍是骈文势力强大。在宋初文坛占主要地位的是以杨亿为首的西崑派，其诗文均崇尚骈偶，文辞华艳。宋代前期，柳开、王禹偁、石介等人出来反对浮华文风，均未能取得明显效果。

直到欧阳修出来，不但摒弃“西崑体”，反对六朝以迄唐代的崇尚骈俪声律之文体，还注意克服倡言古文者好为怪僻之语的“太学体”，取韩文为范式而兼采骈文，以为“偶俪之文，苟合于理，未必为非”（《论尹师鲁墓志》）。同时，他承韩柳重道之说，以为道胜文至，但又极重视散文创作自身的文章特点，不抹杀古

文的独立地位。由于他凭藉贡举的优势地位，作有倾向性的提倡，使浮艳文体一时失去市场，以怪僻知名者也黜落殆尽。他还以独到的眼光，敏锐地发现如苏轼父子这样的人才。经过欧阳修的提倡和主持风气，文风变而趋于复古，而这复古与韩愈一样，是以复古为革新。

当然，苏轼父子及王安石、曾巩等人的理论响应，特别是他们的创作实践，也是促成宋代散文革新成功的重要因素。正是在欧阳修的指导下，在上述诸大家的积极响应和配合下，新一轮的古文运动得以轰轰烈烈地展开。经由宋代六家大力有效的提倡和创作实践，特别是欧阳修、苏轼突出的创作实践，一种新的古文观得以确立。一方面，它继续崇信韩愈所标举的儒家之道，同时注意赋予这种道以更广泛的现实内容，使之“周万事之理”，“适天下之用”（曾巩《南齐书目录序》）；另一方面，更重视古文独立品格的实现，既要求它事信而载大，又要求它有自然流畅的审美品位。在这种古文观指导下，诸如欧阳修的条畅绵邈，苏轼的雄肆通脱，苏洵的驰骤博辩，还有曾巩的平正婉雅，王安石的简洁峭拔，苏辙的冲和澹泊，皆各逞其姿。他们以这种自然平实又深切著明的新文体来言事论政，谈兵议学，记叙山水，宣泄性情，既不完全排斥骈偶藻绘，但又不苛求属对精切缜密；既不排除详赡博达，但又截然无取繁富冗长，不明体要。并且，比之韩柳等唐代古文家，他们的散文指事析理，更求洞彻，写景抒情，每趋清畅。倘若说，唐人作文更重字句的锤炼和气势的营建，他们则更多地用平易流畅的语言，从容不迫的节奏和体调，造成一种清新明朗的风格。在此过程中，他们对虚实字的研究和运用，对创作技巧、手法的探索和总结，对古文本身体式的创设和拓展，都较之前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古文在他们手中，确实达到了一个新

的阶段。

唐宋八大家在散文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如上所述是巨大的。无论是从散文的理论建设来说,还是从实践积累来说,它都给后人提供了一份十分珍贵的遗产,为后代散文创作树立了一个很高的标准。韩、柳古文理论和创作是欧阳修等人再兴古文运动的精神榜样自不必说,即此八家散文对后世历代文人的影响而言,也是十分深远的。元明清时代,虽有一些人无取乃至排斥唐宋古文,以秦汉文为至上的样板;还有一些人则更以复兴骈文为职志,排斥一切散体古文,称“自唐宋韩、苏诸大家以奇偶相生之文为八代之衰而矫之,于是昭明所不选者反皆为诸家所取,故其所著者非经即子、非子即史,求其合于昭明序所谓文者鲜矣”(阮元《书昭明太子文选后》),但在明代自唐顺之、茅坤、归有光为代表的“唐宋派”,到“公安派”、“竟陵派”作者,大抵都是沿韩柳及欧苏古文一派而取得实绩的。清中叶方苞、刘大槲、姚鼐为代表的“桐城派”,以及后起的梅曾亮、恽敬、曾国藩等人,也是从八大家古文中得到无穷的滋养,其沾溉来叶,垂范后昆,厥功甚伟。

基于上述种种原因,我们编选了这一套唐宋八大家书系,所选篇什大抵录自各家别集,大多数为当日及后世有定评者。它们既体现了八家古文各自不同的风格特征,又关涉唐宋两代整个散文创作的发展关键和主体。限于篇幅,尚有一些佳作未能悉数选入,只有请读者原谅了。

前 言

曾巩（天禧三年1019—元丰六年1083），字子固，宋建昌军南丰（今江西南丰）人，后移居临川（今江西抚州西）。曾巩祖父做过尚书户部郎中，父为太常博士，故巩自称“家世为儒”（《上欧阳学士第一书》）。巩“十二岁能文，语已惊人”；二十岁后，文章出众，得欧阳修赏识。欧阳修说：“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上欧阳学士第二书》）；并尝赋诗云：“初谓独轩然，百鸟而一鄂。”（《送杨辟秀才》）

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知贡举，曾巩考中进士。据说主考官欧阳修在梅圣俞荐举下，定《刑赏忠厚论》为第一名。但因文风颇似曾巩，为了避嫌，定为第二。后来揭榜，方知此文作者非为曾巩，而是苏轼。但也由此可见欧阳修于曾巩之知遇。

中进士后，任太平州司法参军（治所在今安徽当涂），召编校史馆书籍，迁馆阁校勘，集贤校理，为实录检讨官。在此期间，曾巩整理历代典籍，撰写“叙录”，如《新序目录序》、《列女传目录序》、《战国策目录序》等。

其后，曾巩离开馆阁，历越、齐、襄、洪、福、明、亳等七州地方官，计十余年。所治常出他人之上，颇有政声。为侍奉亲老，曾巩一再申请内调，后召入京。元丰四年（1081），任为史官修撰，管勾编修院，判太常寺兼礼仪事。次年，擢拜中书舍人；同

年九月，母丧，去官。元丰六年四月，病逝金陵（今江苏南京）。

曾巩著作传于今者有《元丰类稿》五十卷。又有《隆平集》旧题曾巩撰，前人考订系出于伪托。

曾巩所处的时代，在文学领域正是一个革故鼎新的时代。由欧阳修倡导的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正在蓬勃开展。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作为欧阳修的积极追随者和支持者，曾巩几乎全部接受了欧阳修的古文创作理论。曾巩也是主张先道而后文的，但比韩愈、欧阳修更看重于道。他在《答李沿书》中说：“夫道之大归非他，欲其得诸心，充诸身，扩而被之国家天下而已。非汲汲乎辞也。”当然曾巩也强调不能因道而忽视文，在《寄欧阳舍人书》中，他说：“非蓄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而其辞之不工，则世犹不传。于是又在其文章兼胜焉。”

基于这样文道关系的认识，曾巩为文，古雅平正，感情醇厚。方孝孺在《张彦辉文集序》评曾文曰：“子固伊尔儒者，故其文粹白纯正，出入礼乐法度中。”因为强调文章教化，蓄后流长的作用，所以在“唐宋八大家”中，曾巩是较少情致的一位。也就是说，曾巩文少抒情之作，而多记叙与议论之文，记叙文亦常夹带议论。故以议论见长，立论精策，说理曲折尽意，就成为曾文的突出特点。

曾巩的议论文章写得纤徐委备，潜气于内，风格与欧阳修近。比如《唐论》、《上欧阳舍人书》、《上蔡学士书》，均为论历代治乱得失之文，节奏舒缓、感切深沉。以朴实典重的语言来蕴含自己内在的深意。曾巩文虽质朴，但铺陈议论，亦纵横开合，颇有摇曳之姿。《赠黎安二生序》、《王平甫文集序》两文，皆为怀才不遇者吐不平之气，融注着作者的愤懑之情，但他没有将思想、感情以奔放的言辞直泻而出，而是用一波三折的语调缓缓议论，从而曲尽纤徐之妙，而且语出自然，无造作之气，颇具敛气蓄势之功，

非大手笔不能为也。曾巩文又善于记述，条理分明，俯仰如意。例如《越州鉴湖图序》、《越州赵公救灾记》，都是将纷纷复杂的事项，叙述得条分缕析，头绪分明，无不达之意。

曾巩的记述文也偶有写景之作，颇工刻画。如《拟岘台记》，语言锤炼精工，真可谓意境俱佳的散文诗。又如《道山亭记》写道山亭所在之地的山川险峻，精雕细刻，很有特色。此外，还有一些论及学术、艺文的文章，如《宜黄县县学记》、《墨池记》及图书之“叙录”，纵论古今，无不卓见。所以《宋史·曾巩传》评曾文云：“曾巩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纤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谓难矣。”这个评价是准确的。至于曾巩在唐宋古文运动中的地位，《宋史·文苑传序》称“庐陵欧阳修出，以古文倡；临川王安石、眉山苏轼、南丰曾巩起而和之，宋文日趋于古矣。”

曾巩生前就在文坛享有很高声誉。王安石诗赞曰：“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赠曾子固》）；苏轼作《送曾子固倅越得燕字》诗，称“曾子独超轶，孤芳陋群妍。”“苏门六君子”之一的陈师道就是首先投入曾门的，并独师曾巩；晁以道也与陈师道同师曾巩，并说：“吾曹不可负曾南丰。”（朱弁《风月堂诗话》）。

降至南宋，曾巩盛誉不衰。朱熹在北宋各古文家中独服膺曾巩，对其散文更是佩服之至。曾说：“余年二十许时，便喜读南丰先生之文，而窃慕效之，竟以才力浅短，不能遂其所愿。”（《跋曾南丰帖》）。陈宗礼曾将曾巩文与苏氏父子文相比，提出“求其渊源圣贤，表里经传，未有若吾南丰先生之醇乎其醇者也。”（《曾南丰先生文集序》）。吕祖谦编选《古文关键》时，只取曾巩，不取王安石，可见当时风尚。

元人刘壎对曾巩文特别喜爱，他在《隐居通议》中说：“公之

文自经出，深醇雅淡，故非静心探玩，不得其味，而予特嗜之！”元末明初的朱右编选《八先生文集》（已佚），将曾巩与韩、柳、欧、王及三苏并列，从而确立了曾巩在唐宋散文中的重要地位。

明清两代，曾巩更是声誉大振，崇拜者将其奉为圭臬。明代唐宋派的代表人物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作文都推尊曾巩。茅坤编《唐宋八大家文钞》，将曾巩并列于八大家之中，确定了“唐宋八大家”这一名称，且这一名称流传至今。

在清代，崇拜曾巩的“热潮”似乎不亚于明人。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评价韩、欧、曾三人散文时，将欧曾并列，视为一路，他说：“昌黎文意思来得硬直，欧、曾来得柔婉；硬直见本领，柔婉正复见涵养也。”清代桐城派的宗祖方苞，以及刘大櫆、姚鼐等人将欧、曾的文章作为楷模，从学曾入手学欧文。这种风气在从方苞到方东树的几代桐城派散文家中都没有多大改变。

当然，历代散文家也非人人推崇曾巩。清代的袁枚就把曾巩文贬得很低。他对茅坤把曾巩列入“八大家”非常不满，在《书茅氏八家文选》中说：“曾文平钝，如大轩骈骨，连缀不得断，实开南宋理学一门，又安得与半山、六一较伯仲也。”

曾巩散文的影响，从宋至清，经久不衰，虽然其间亦有批评贬抑曾巩散文的言论，但终非主流。只是到了“五四运动”以后，曾巩的散文被当作“桐城谬种”一块扫荡了，受到空前的冷遇，而且这种冷遇的局面一直延续到当代，直至近几年才有所改变。

编者

一九九七年五月八日识

目 录

总序	王运熙
前言	6
唐论	1
为治论	5
说官	12
议仓	15
议钱下	19
邪正辨	22
战国策目录序	26
南齐书目录序	30
梁书目录序	33
陈书目录序	36
列女传目录序	39
新序目录序	43
徐干中论目录序	46
礼阁新仪目录序	49
李白诗集后序	53
进太祖皇帝总序并状	57
先大夫集后序	65

范贯之奏议集序	69
王深父文集序	72
张文叔文集序	74
越州鉴湖图序	76
馆阁送钱纯老知婺州诗序	83
齐州杂诗序	85
强几圣文集序	87
王平甫文集序	89
读贾谊传	91
书魏郑公传	95
送王希序	98
送赵宏序	100
喜似赠黄生序	103
送蔡元振序	106
送丁琰序	109
送江任序	112
送李材叔知柳州序	116
赠黎安二生序	119
送傅向老令瑞安序	122
送周屯田序	123
上田正言书	125
上蔡学士书	129
上欧蔡书	132
与王向书	136
上杜相公书	137
寄欧阳舍人书	142

与王介甫第一书·····	145
谢杜相公书·····	148
与孙司封书·····	150
答李沿书·····	154
谢曹秀才书·····	156
与王深父书·····	157
与王介甫第三书·····	160
福州上执政书·····	163
游信州玉山小岩记·····	169
鹅湖院佛殿记·····	173
分宁县云峰院记·····	175
兜率院记·····	178
秃秃记·····	181
仙都观三门记·····	184
醒心亭记·····	186
繁昌县兴造记·····	188
菜园院佛殿记·····	191
墨池记·····	193
金山寺水陆堂记·····	196
宜黄县县学记·····	198
学舍记·····	204
南轩记·····	207
抚州颜鲁公祠堂记·····	210
拟岘台记·····	215
洪州新建县厅壁记·····	218
思政堂记·····	220

筠州学记·····	222
尹公亭记·····	225
瀛州兴造记·····	228
广德湖记·····	231
齐州北水门记·····	235
襄州宜城县长渠记·····	237
徐孺子祠堂记·····	241
江州景德寺新戒坛记·····	244
道山亭记·····	245
越州赵公救灾记·····	249
苏明允哀辞·····	254
洪渥传·····	258
后记·····	260

唐 论*

【题解】《唐论》是一篇议论文，主要论述了唐太宗为政之得失。在这篇作品中，曾巩大量采用了多变交错的句式，以平易自然的语言，阐述了作者对唐太宗的评价。文中虽然没有雷电交作、铿锵和鸣的气势，但文风之洁净，思路之明晰，使人耳目一新。尤其是文中吸取了辞赋的铺叙手法，如“以租庸任民，以府卫任兵……”加强文章语言的概括力度。吕祖谦在《古文关键》中，对此文的句法大加称赞：“转相承接，变化八种句法，句句有关应，无非言太宗立法之善。如此铺叙，不冗长而有趣味。”何焯在《义门读书记》中也称此文“峻洁”，并认为：“此等议论，自曾王以前，无人道来。”

成、康歿而民生不见先王之治^①，日入于乱^②，以至于秦，尽除前圣数千载之法^③。天下既攻秦而亡之，以归于汉。汉之为汉，更二十四君，东西再有天下，垂四百年^④。然大抵多用秦法，其改更秦事，亦多附己意，非放先王之法而有天下之志也。有天下之志者，文帝而已^⑤。然而天下之材不足，故仁闻虽美矣，而当世之法度，亦不能放于三代^⑥。汉之亡，而强者遂分天下之地^⑦。晋与隋虽能合天下于一^⑧，然而合之未久而已亡，其为不足议也。代隋者唐，更十八君，垂三百年，而其治莫盛于太宗之为君也^⑨。诘己